

生活手记

烟火人间

人生感悟

那一处光

■任海燕



初冬的清晨,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空荡荡的十字路口,只有禁不住寒意侵袭的树叶,从枝头飘落下来,洒在柏油路面。

我照例骑了自行车,往那一处光里去。那一处光,在黄河路上。沿黄河路自西向东,过了浮阳大道路口,还没到富强市场,就能看到那一处光——志愿沧州爱心服务站。被称作粥屋的服务站,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异常耀眼。

凌晨五点,楼上的住户还都在睡梦中,而粥屋内,志愿者已经开始准备早餐了。粥屋开始运营以来,我尽管一次比一次起得早,但每次都不是第一个,总也抢不上熬粥的活。

为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工作,进一步擦亮沧州“好人之城”名片,市文明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在市区建设了“志愿沧州爱心服务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博爱人生志愿服务协会和大运河爱心志愿协会的志愿者每天起早摸黑,到服务站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服务,还顺带捐赠钱物。服务站成为温暖环卫工人的爱心驿站,也成为广大志愿者无私奉献的温馨港湾。

那一处光,在城市的中央。每天,那些穿着橙色工装的人们,驾着他们的清洁车,从四周聚拢来。他们掸掉尘土,洗净双手,取餐盘,拿筷子,接过志愿者们递上的馒头、咸菜、粥,道一声“谢谢”,然后找个座位,在欢声笑语中一起吃早餐。

他们熟悉粥屋的每一个角落,也熟悉了粥屋里的志愿者,越来越多的交流让粥屋的气氛日益融洽,粥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家庭大餐厅。他们用过的桌子上没有一点油污残留,餐盘冲洗得干干净净,地面没有一点污渍。他们每天到这里来,汲取了新的能量,又在城市的街道上散播文明的力量。他们的心是暖的,带给这个城市的,必是昂扬向上的风气。那一处光,让所有热爱这个城市的人们,能看到美好的景象。

那一处光,也在志愿者的心里。早餐简单,但是服务却不简单。为了保证粥屋的有序运营,志愿者各司其职,尽其所能。每个人虽有分工,但又都不局限在自己的岗位,一旦空闲,就去别的岗位帮忙。在粥屋,都是人找活,从没有活找人。

有人把志愿者忙碌的身影记录下来,那些温馨的照片感染鼓舞着大家,也吸引更多人走进粥屋里来帮忙。店长的粥屋日志,记录着粥屋里每一天的日常,从那些日常里,可以读到不寻常的温暖味道。这些心中有爱的人们,都愿意为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做点什么,粥屋里每天凌晨亮起的这一处光,指引着我们的方向,让我们找到心之所在。

土炉火 炊烟情

■李胜国

炊烟在诗人的笔下是宁静的、希冀的、温暖的……一缕炊烟随风起,万般滋味上心头。

小时候在村口玩耍,玩起来,常常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回家,但只要看见自家房顶上冒起了炊烟,就知道母亲在做饭了,该回家了。

那时用的炉子是砖砌的,方方正正的,中间一个碗口粗的炉筒。父亲垒炉子时会在靠墙的那头,一边嵌进去一个瓦罐,用来温水,既能用来做饭也能用来洗漱;另一边掏一个方形洞,里面经常炖着红薯和馒头,那是我们兄妹三人的零食。

炉子烧的是煤泥——煤和土的混合物。和煤泥是我哥哥放学后的主要工作,这是一份很有“科技含量”的技术活——煤多土少了,浪费煤,还容易炼炉,煤泥燃烧时“粘”成一个疙瘩,都捅不开;煤少土多,不起火,做不熟饭。经过反复试验,我和哥哥的技术得到父亲赞许。白天需要做饭,要起火还不能炼炉,一铁锹煤配两铁锹半土;晚上需要闷火,要求耐烧,就多加半铁锹土。

炉子的烟囱是一节一节套接起来的铁皮烟囱,最下节成喇叭形,带着把手,方便移动。平时做饭时需要先把闷着的火捅开,并立即盖上烟囱,抽上几分钟,这样既把烟尘抽走了,又加快了燃烧,使火迅速旺起来。



冬天,炉火不仅能做饭,还靠它取暖。在外边玩耍回来,我们总是把冻得通红的小手焐在炉壁上,把湿棉鞋放到炉子上烤着。晚上,奶奶给我们讲故事,父亲在炉子上给我们烤花生或红薯,母亲则坐在炕上用自家地里产的棉花给我们做棉衣、棉鞋……那红红的炉火摇曳着一屋子暖暖的幸福。

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放学回家,都会远远地望向自家屋顶的方向。看到炊烟升起,心底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猛蹬几脚车子,向家冲去,进门叫一声“娘”,感觉心里那么踏实、幸福。

后来,家里的砖炉换成了大铁炉子,按了暖气,竖起了高高的烟囱。那年我也上了中专,要步行到四公里外的乡镇坐车。

有次汽车晚点了,天又阴沉着。一下车,我就着急地赶路,并始终注视着家的方向,像寻找什么似的。

临近村边,一缕烟夹杂着点点星火蹿上了天空。一定是母亲捅开火,准备给我做饭了。那缕炊烟让我的心里也立刻热乎起来。

如今,我参加了工作,村里通了天然气,没有了火炉,没有了炊烟。每次回家还是习惯性地望向屋顶,母亲早早站在门口,等着我回来。那皱纹里的笑容,似一缕炊烟升起,温暖扑面而来。

喜鹊闯进屋里

■高桃芝

那天下午,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翻看一本闲书。忽然,窗外扑棱棱一阵乱响,倏然间,只听见屋内“嗖”的一声,紧接着又是扑棱棱的响声。抬头看去,只见一只鸟儿从窗户闯进了我屋里,慌慌张张围绕屋顶画圈似的旋转着,最后停落在茶几上。

哦,原来是一只喜鹊。它喳喳叫唤着,一对黑黑的小眼睛机警地瞅着我,仿佛在琢磨主人是否欢迎它这位不速之客来访。

家乡谚语:喜鹊叫喳喳,好事到我家。我最爱喜鹊了,内心有些惊喜,连忙放下手中的书,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小精灵。它的腹部和翅膀有少许白羽毛,背上则长着深浅不一的黑羽毛。这是一只黑白相间、穿花衣服的喜鹊。眼睛亮闪闪的,显得很精神;长长的尾巴,一翘一翘的,非常可爱。

花喜鹊看到诺大的客厅只有我一人,便肆无忌惮地用尖嘴去啄茶几上留下的几个柿子。我佩服它的淡定和大胆,也许是因为没有驱赶它,它才敢如此放肆,放心地与我共处一室。

喜鹊,不像麻雀和燕子在屋檐下与人类亲密接触,我猜想它许久找不到食物肚子饿极了,才不得已冒昧闯入屋里向人类求助。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立即跑到厨房里抓了一把米,撒到客厅地板上,希望它在我家饱餐一顿。喜鹊从茶几上跳跃到地上,一边抬头张望,一边贪婪地享受美味的食物。

花喜鹊吃饱了,又从地板上跳跃到茶几上,亮开嗓门高歌一曲,仿佛在向我致谢施食之恩。叽叽喳喳的唧唧声,清脆、悦耳、婉转,让我欣喜不已。

此时,阳光透过树梢,从窗外丝丝缕缕地照进客厅,飒飒清风伴着啾啾鸟鸣,屋内洋溢着欢愉和谐。聆听鸟儿高歌,让久居都市的我忘却了苦闷,忘却了劳累,忘却了忧伤……时光一下子变得悠长而隽永。

忽然想起30多年前的乡村生活。儿时,我经常在树下或阳光下,聆听过鸟儿美妙动听的歌声。鸟儿的歌声激活了树林,激活了蓝天,激活了大地。后来,我外出求学,在城里谋生,很少看见鸟儿的踪影,听见鸟儿的歌声,心里总觉得欠缺了什么。现在,那久违了的情景又奇迹般地出现在面前,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只希望鸟儿在屋里多逗留一会儿。

花喜鹊又唱了一支曲子,不忘梳理一下花衣裳,最后扑棱棱地展翅起飞,从窗口飞出去,飞向天空,急匆匆地又赶路去了。天空留下一个矫捷的身影,很快,变成一个黑点,最后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投稿邮箱: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

【夜】

夜空中,月亮和云彩捉着迷藏,你追我赶,月光如水如绸,一泻千里,将庭院笼罩着一层薄雾般的轻纱。树影婆娑,它们的枝叶似乎跟着月光晃动。空气里流动着恬淡的气息,突然“啪嗒”一下,是露珠滚落的声音,它在草叶上,在花蕊里,一颗一颗滚动着坠入泥土里,打湿了空气,凉意便晕染开来。

——司德珍

【小城】

小城不大,人们慢悠悠地生活,没有川流不息的车流,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抬眼可见遥远星河,低眉就是人间烟火,千百年来,他们的祖祖辈辈就这样优哉游哉,怡然自得。在晨昏之中,看秋色渐浓,听篱外秋风,该有多美,该有多妙。

——王岚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一树银杏】

一树树的银杏,悄然镀着一层淡淡的金黄,微微散发着温馨和美的柔光。它矗立着,依旧在天空下站立成永恒的模样,依旧守望着这片土地的安宁,无怪乎李清照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谁怜冷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

——江利彬